

增注  
補訂

正文  
章軌範

三  
之  
四

津田文庫

文庫 1

1704

2





增纂評註文章軌範正編卷之三

將字集

宋 豐山先生 謝枋得 批選

明 鹿門先生 茅坤 訓註

九我先生 李廷機 評訓

迴瀾先生 顧允 集評

日本 羅州先生 源暉辰 校訂

小心文

議論精明而斷制文勢圓活而婉曲有抑揚有吐納  
有擒縱場屋程文論當用此樣文法先暗記放膽兩  
集下筆無滯礙便當讀此

一松文庫



010190603399

○○管仲論

蘇老泉

威公即桓公也宋人避欽宗諱而改威公耳  
林西仲曰先舉功禍二事作案

茅坤云一篇本末事蹟之總樓迂齋云文字若敘事起下面須要接得有力

委曲精詳字字可法

呂云含蓄得好不說破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彊諸侯不敢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發於亂五公子爭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公子武孟公子元公子潘公子雍公子昭昭太是為五公子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斷制故齊之治也五不曰管仲而曰鮑叔鮑叔管仲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少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弟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

林西仲曰此中卻着此一語為正論遂令前後精神俱動

王鳳洲曰警策援救反覆在此數行

孫月峯曰清涼激波有上有下有恩有緩自出一翻意趣

極力紆徐

數句論新

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聲不絕於耳色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乎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

1704-2

讀曰為仲  
處置得當

歸震川曰  
引晉事相  
証見晉有  
賢此齊所  
以敗也意  
甚切當如  
老吏斷獄  
使仲無逃  
休處

此三段又  
是本旨

茅坤云引  
証切實

呂云此下  
面文字詰  
得有力  
樓昉曰到  
此意已竭  
卻把文公  
來比

管仲有疾  
朝桓公曰

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

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此一段是代管仲為謀

仲須是思量吾身生管仲之時居管仲之位為管仲之事

五伯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

孤偃趙衰先軫陽處父靈公之虐文公不如孝公之寬厚威公文公

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餘威猶得為諸侯之盟王百

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歿也一

敗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

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

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

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此事見管子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

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五口觀

史歟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

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太師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先得此二

論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

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

哉一句

樓迂齋評老泉諸論中惟此論最純正開闔揚之妙責管仲最深切意在言外

茅庶門評通篇只責管仲不能臨沒薦賢起起伏伏光景無窮

呂東萊評老菴大率多是權書惟此文明白的當前不可學後不可到此篇義理的當抑揚反覆及警策處多

鮑叔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

鮑叔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  
而強賓胥  
燕之為人  
也事見家  
語

鍾伯敬曰  
文如貫珠  
讀至不悲  
其身之成  
而愛其國  
之衰令人  
廢書而嘆  
林西仲曰  
蘇家之論  
多自誇筆

力未必切  
當事情惟  
文字高妙  
層層翻駁  
不窮確是  
難得

胡焯字評

威公本是桓公。因遷宋，欽宗諱。改桓為威。然老  
泉生在靖康之前，不應預知廟諱。必傳寫者追  
改之耳。又曰：韓非子言管仲荊隲朋  
而桓公不能用也。似未可深罪仲矣。

○○高祖論

蘇老泉

林西仲曰：此論全為漢高欲斬樊噲一節推其為呂  
后之黨評者以為漢文按噲以呂頹為婦其與高帝  
最親者亦以呂后故耳。高帝異駕則惟呂后之言是  
用。誠何待論。觀呂頹聞呂祿棄軍怒而棄珠玉寶器  
於堂下則噲不伐助產祿等亦何待論。况帝既命平  
勃斬噲而平勃畏呂后械噲以歸而呂后赦之其怨  
帝而德呂后又情所必至者則老泉所云呂祿不可  
紹數語皆不易之論也。但惠帝不早崩呂后未必臨  
朝稱制致危劉氏。高帝雖有明識能料生豈能料死  
乃執安劉氏一語遂以為知呂氏之禍復以不先呂  
氏為鎮壓諸侯王之計不思當時諸侯王如信越黥  
布等六七公盡就誅滅原無武庚祿父之患而惠帝  
年登十七亦非幼冲何資鎮壓且前此易儲之舉萬  
一留侯不為畫策四皓不就徵招則趙王必大時尚

不及十齡資誰鎮壓耶。愚謂高帝必不知有呂氏之  
禍若知之未有不先之者。周勃安劉氏一語不過以  
天下初定勃之才安國家耳。非有心也。此則老泉  
之漢文處獨其文之起落轉接靈妙無敵不得以其  
論之偏而棄之。

漢高祖拔數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

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也。此二人則天

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強之入而止耳。朕天下已定後世

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嘗先為之規畫

處置使夫後世之所為曉然如日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

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此一段如帝

嘗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朕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大

東涯曰知  
有呂氏之  
禍而先削  
其黨是明  
于大處不  
知周勃之  
遺真而以

○強上聲  
茅坤云此  
說未免太  
過乃欲揚  
先抑耳

呂東萊曰  
幹旋極好

卷之三

大尉屬也 是其暗干 小高祖論 此高祖論 也不咎周 勃之不斬 帝之不知 周勃也 又云以太 尉屬勃知 有呂氏之 禍不去呂 氏者為惠 帝計也既 不可去故 削其黨高 帝之規畫 處置段段 下荦勃等 不達其意 卻遺之憂 可憐

要說知有 呂氏之禍 故先幹此 一句就劉 氏上幹高 帝終身為 呂氏所愚 何嘗知其 必為禍知 當去安劉 之言特恐 身後有變 如七國之 類耳 茅坤云高 帝若視呂 后為毒豈 以治毒之

尉方是時劉氏安矣勃又將誰安邪故臣之意曰高帝之 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此一問可見老泉讀書 有眼力作文有筆力衆 人讀漢書狀後安劉氏必勃可令為大尉二句盡說高帝 知勃重厚可當大事誰能思量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 邪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狀其不去呂后何 之禍也四句蘊老泉學識未易及也也勢不可也管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管叔蔡叔霍叔帝意 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如武庚祿父而無有以制 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 氏佐帝定天下為諸將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 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又揣摩 高帝不 法呂后之意作一段議論皆是駕空憑虛自出新 意無中生有文法最高此一段如論之厚題 呂后既

人遺之謂 安劉必勃 卒之助成 呂氏之王 乃其所許 之人安在 遺其憂哉 安劉氏之 言乃見責 于王陵姑 以自解耳

林西仲曰 董字坊本 作毒字誤 ○暉辰按

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 以樊噲之功原文有 原委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獨於會 不仁邪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為不少方亞父族項 莊時微噲譙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 滅滅氏者時噲出伐莫大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夫會之罪 未形也惡之者誠偽未必也且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 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 不足卹獨噲豪傑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者 矣本以高帝病中命平勃斬樊噲事有所見遂作高祖論 前面不說破必逐節出新意大奇論直到此方入事 夫高帝之視呂后猶醫者之視董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

董源各切音觀藥名烏頭也毒藥也字从艸與以革省董字不同

袁中郎云前而大標至此始縱只以淡意結之

呂云一篇意至此方艷以虛為實

○結言貸欺誑也

本集亡作崩推埋意推殺人而埋之出酷吏傳

不至於殺人而已。噲成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為是足以成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成於惠帝之六年。天也。使之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此一段如或謂噲於高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縮皆南面稱孤而縮又最為親。季狀及高祖之未亡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推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得為帝王而不欣狀從之邪。臣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此段如論

謝豐山評 此論因高祖命平勃即軍中斬樊噲事有所見遂作一段文字知有呂氏之禍而用周勃不坐呂后二事皆是窮思極慮刻骨作文非淺學所到必熟讀暗記方知其妙

呂東萊評

此篇須看他妙處在抑揚反覆過接下將無作有以虛為實

曾南豐評

老泉之文侈能使之約遠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作高祖論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

樓迂齋評

此篇以高帝命平勃即軍中斬樊噲一事去一篇議論斬樊噲如一篇題目命周勃為太尉一事如論之原題高帝不去呂后者正為惠帝計斬樊噲可以去呂氏之黨制呂氏之變論之王意也

李方叔評

文字要駕空大意蘇允明春焯論揣摩以天子之權與魯之意作一段議論高祖論揣摩不去呂后之意作一段議論當時夫子與高祖之意未必如此皆駕空自出新意文法最高熟之必長於作論

高季迪評

人所壯噲者不過以其擁盾提劍脫戲下之意耳余竊以為噲有可賢者初沛公入咸陽也見秦宮室帷帳寶貨婦女欲留之因噲諫遷屯霸上此真有帝王施為氣象及高帝既老託疾絕

羣臣會排闥數語有大臣風非灌綽諸人比也而或者乃以帝嘗欲殺噲恐百歲後從呂氏叛也嗟夫噲起屠狗至封侯亦足矣况其賢如是乎論者誠刻矣哉

茅鹿門評

愚謂高帝成而呂后獨任陳平未必不由不斬噲一着且噲不效其助祿產之叛亦未必觀其者豈可以屠狗之雄而遽逆其詐哉蘇家父子兄弟往往以事後成敗披拾人得失類如此又云雖非當漢成敗之確論而行文卻自縱橫可變

春煉論

蘇老泉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任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任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煉賞

唐順之曰以公私二字作主臺園氣象佐與道守又是對眼

胡應泉曰

看他辭難看他解釋看他鑿空太論看他行文一節高一節

人之功赦人之罪法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

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

是此非而賞罰如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

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

諸侯之事而作春煉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

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

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

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狀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

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

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為善

議論起人眼目

此略詳上意再難起且不說出

○此第一解言賞罰



非真不得為病

此第二解言賞罰繼

是真亦是魯賞罰人

也○安頓不自與字

與後相應略露猶未

盡說此是先得之意

至此方說明其解此第三解言賞罰之

某為惡可也繼之曰某為善吾賞之某為惡吾誅之則人

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朕則何足以為夫

子何足以為春煉曰夫子之化春煉也非曰孔氏之意故轉

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得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

也魯作之也二解○到此方明說與有善而賞之曰魯賞

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一篇主意何以知之曰夫

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

也而春煉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

公之以魯史之名而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煉之賞罰自

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

一本有此第三解言可與魯之意十字

權安可與魯就魯使周公事妙

至此方盡說與魯之意

關涉世教

此第四解言魯假天子之權宜

如何此第四解言假天子之權有如齊晉此意外生意

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

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為

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

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

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

之地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

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朕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

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

之權與齊晉何也齊桓晉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

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

此第五解言齊晉之心不可與唯魯心存王室獨可與與之不亂得其人則此引兩事用此一段方見前意不虛見非周公私意說夫子以賞罰與魯証處慨嘆子貢之徒不達

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又生一段議論夫子亦知魯君少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此一段真是論得痛快感

動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恒弑其君則沐浴而諸討狀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矣餘波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

孫月峯曰公私二字收拾得好且甚生活東涯曰注云呂氏春秋吳越春秋誤矣此二書雖假名春秋而只記事實而非廢朕也體老泉所斥指文中子續經史論曰後之人其務希遠固實錄可也慎燕若王通陸長源輩贊二狀兀且僭則善矣是也

夫子以春秋與魯心此段最有精神亦見先得之意公字是眼目李于鱗曰說倒後世春秋有君無君皆不當也而夫子作春秋所以為當

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歟結尾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結尾後之效孔子作春秋者吾惑焉呂氏春秋吳越春秋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也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惡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入而自與則僭不與入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胡思泉評此論五辯五解每辯中先大公安狀後起辯解則隨辯而解之也既解完又起後辯既設後辯又起別解似庖丁解牛

碻洲評一  
伯林石洲  
一作張德  
洲三蘇文  
選作兵獻  
臣

姜阿鳳評  
三種文選  
作揚升庵

碻洲評

佐之權得賞罰道之權不過是非夫子有  
道無其佐乃不徒是非而欲行賞罰焉所以託  
於春秋春秋為魯史與魯以假天子之權也所  
以與魯者魯為周公之子孫如周公乃可假以  
天子之權也

謝疊山評

此文有法度有氣力有精神有光燄謹嚴  
而萃藻者也讀得孟子熟方有此文章

呂東萊評

此篇須看首尾相應枝葉相生如引繩貫珠太  
抵一節未盡又生一節別人意多則雜惟此篇  
意多而不雜

姜鳳阿評

此論大意三段自賞罰至何足以為春秋一段  
言夫子作春秋以賞罰天下自夫子之作春秋  
至明以與魯也一段言夫子託魯史而許魯假  
天子之權以尊周自子貢之徒至散耶一段言  
人不明夫子作春秋之意詞  
妙意到再不必破碎讀之

唐荆川評

只是一事問答纏聯到底以公私二字作主

茅鹿門評

此文自謝枋得氏錄之以為名筆而世之學者  
遂相傳以為千年絕論予竊謂老蘇於論六經  
處益以強詞軋正理故往往支離  
午特其行文嫻娜百折似屬烟波耳

顧迴瀾評

愚謂孔子非思周公而與魯以天子之權蓋當  
是時諸侯之國益各有史孔子魯大夫也故得  
以遍觀魯之史因其編年紀事之文而繫之以  
賞罰功罪之權以補王政之缺垂教萬世耳使  
孔子而晉大夫謂晉之乘可也

范增論

此篇與賈誼論  
俱大柱分應

蘇東坡

漢用陳平計開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  
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  
骸骨歸卒伍歸未  
至彭城疽發背死

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狀則  
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

康海云文  
勢甚婉曲  
假說此一  
段其實未  
正說文字

三才章車輦 卷三

節奏處。樓迂齋曰。不使說增。合去處。且引詩易。火語文勢。不迫亦是為。下面說增。不知幾張本。  
呂東萊曰。若無陳涉。之得民六句。便接羽。殺卿子冠軍一段。則文字直了。無曲折。且義帝之去一段亦直。

是去邪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音線。暴雪也。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嬰扶蘇。項氏之興也。以大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弒義帝。義帝命宋義為上將。號曰卿子冠軍。後為項羽所殺。陳涉初起兵。假楚將項嬰。秦太子扶蘇為名。二人已歿矣。陳涉詐稱其尚狂。感動人心。楚懷王入秦。燕罪而亡。楚人憐之。南公曰。楚雖三戶。以秦必楚。范增勸項梁求楚懷王。孫名心者。大以為楚懷王。項羽陽尊懷王為義帝。後陰使人弒之。且義帝之大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弒義帝之兆也。其弒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開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弒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大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弒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大。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哉。大丈夫

按救趙時。項羽為次。將增為末將。黃古侗曰。誅羽恐不容已。

了。惟有此二段。狀後見曲折妙法。羽不殺宋義。必不能破秦。義帝必不罪羽。羽弒義帝。自有在一。一透入骨。破秦起於項羽。其殺宋義。雖過狀勢不容已。

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開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弒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大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弒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大。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哉。大丈夫

三才圖會 卷三

也哉此一段最妙乃燕中生有死中求活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

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孫以成功名陋矣雖狀增高

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結尾不脫

盡范增反許之為人傑正如韓文公諱臣論攻擊不遺餘力結句乃曰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如此方是公論若斷

人之過攻人之惡沒人之善皆非老手

謝疊山評此東坡海外文字一句一字增減不得句句有法字字盡心後生只熟讀暗記此篇義理融明

音律諧和下筆作文必驚世絕俗此論最好處在方羽殺卿子冠軍時增與羽比肩事義帝一

段當與晁錯論莊觀又云凡作史評斷古人是非得失存亡成敗如明官判斷大公安須要說

得人心服苦只能責人亦非高手須要思量我若生此人之時居此人之位遇此人之事當如

何應變當如何全身必有至當不易之說如奕棋狀敗棋有勝著勝棋有敗著得失在一著之

能知能知此者必長於作論

呂東萊評這篇要着抑揚處吾嘗論一段前平卒說來忽轉換放開說見得語新意屬又見一伏一起處

樓迂齋評項羽殺宋義便是要迫義帝殺義帝便是要去范增蓋宋義是義帝所愛義帝是范增所大二三

人生死去就最相關涉推原得出筆力老健無一個閑字此東坡海外文字故有老氣

潘蒼涯評子瞻相其家學氣酸赫奕人多慕之要之自六經出則源浚而流長人見其正大溫粹不知其

所養者有本也

呂雁山評坡翁范增論始皇論是謫居儋耳時作詞修而意遠皆深思極構之文與少年制科論策不同

乃知此翁節義愈老愈堅文章愈老愈精

茅鹿門評楚新破其勢莫危於鉅鹿之戰秦軍方氣盛其時莫難於鉅鹿之戰宋義佩上將軍印救趙戰

按儋耳漢武紀應劭注大耳種也其渠率耳垂肩三寸唐去儋州後為昌化郡

搭 鑄去聲音

唐荆川云此論是一氣說下錢豐實云前一段把後一段意

〇〇鼂鑄論

蘇東坡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暗說景帝時諸侯強大削亦反不削亦反〇此如破題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則去之余竊謂不得乎增之心

觀沛公西畧地入關乃義帝所命而先入關者王又義帝之約增何為而固欲殺之乎觀其言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夫沛公義帝之手足也剪義帝之手足而欲以天下歸中項王此其心何心哉雖謂江中之弒增與謀焉可也謂羽之斬義增之所贊成亦可也而子瞻以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余竊謂不得乎增之心

一本求名下有者字

俱虛引起最好 一篇關鍵 在此

須看省文法前既說景帝時事了到此輕舉過去茅坤云於錯之不自將處尋破

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扭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此如破承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朞月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暗說景帝時天下治平暗說景帝時無故而發大難之端暗說削七 吾發之吾能收之狀後有辭於天下暗說七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暗說景帝時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此袁盎所以進管者鼂鑄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並起以誅鑄為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鑄為之說天下悲鑄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鑄有以取之也下詳明其自取古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

正史卷之三

卷之三

七

綻去論

引事好者此一段文氣舒徐

呂東萊曰此數句發得出如平波靜海中忽跳起層浪鄒道卿曰東坡之文若鼉鑼論以神氣為

之志。管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濟。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狀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用大禹治水事。乃是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恠哉。鑄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景帝之怒。鼉鑼之受禍。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主在此。○林西仲曰。應上事。全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故發大難之端。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林曰。應上苟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

此一段判

主不以字句為工

呂東萊曰。嗟夫以下一段。近乎緩。惟前有日夜淬礪。幾句有力。雖緩而前。后相應。做文字。要知此處。

斷鼉鑼之罪。至公至平。鑄聞之。亦必心服。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鑄亦未免于禍。林西仲曰。人皆不服。自朕有禍。應上天下之禍。必集於我。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王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必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鑄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益。可得而聞哉。此一段最妙。乃是無中生有。故中求能收。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之句。使鑄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此是高見遠識。漢謀至論。以求成大功。句。補此二語。前後照應。處方周匝。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鑄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結句最好。

謝疊山評

此論先大冒頭狀後入事又是一格老於世故明于人情有憂深思遠之智有排難解紛之勇不特文章之工也

林次崖評

晁錯之獄古今嘆息狀未有說出被殺之由者東坡此論發前人所未發此等文字實天地間之不可少者

呂東萊評

此篇前面引實事說景帝時雖名為治平有七國之變此篇體制好大槩作文要漸漸引入來

○ ○ 留侯論

一意反覆到底中閉生枝生葉愈出愈奇

蘇東坡

林西仲曰子房以五世相韓韓滅於無道秦博浪之椎乃忠義游俠之氣非忿忿之心也時秦勢方張子房豈計及州野之闊遠有取而代之者一擊以謝故至於願足矣至於後來與漢為帝者師皆分外事其始願不及此觀於學辟穀之語固可知也此篇以忍小忿而成大謀一句發出黃石授書之意雖未必合於當日事情但能忍不能忍之閒實為劉項成敗之案說得中窳且以黃石為秦之隱君子卓識不刊可

林西仲曰忍字是全篇眼目

此一段俱是將無作有處當取其法以為時論國手

黃石公秦之隱君子也著素書六篇知秦之將亡漢之將興因以是書授張良為漢王師後不知其所終

喚醒世人在惑文字之佳又其餘事耳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

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能忍不能忍是一篇

王意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

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好句夫子房受書於圜

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當看漢書張良傳知此本末狀亦安知其非秦

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

賢相與發言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空中且其意

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此言秦之峻以待天下之士

其平居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貴育無所獲施夫持



唐荆川曰：使子房見之亦當心服。

此又說喻不於之意。

茅坤曰：翻翻筆力，何人到得此中。

按鮮少也，寡也，腴厚也，等也，鮮也，猶曰少也，厚善蓋也，輕薄不敬之意。

五伯之興，始於莊王。

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

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成

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危矣此時子房尚不能忍此事見子房傳得力士提鐵鎚重三百斤以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始皇怒大索天下十日竟不獲千金之子不於盜

賊何者其身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於也子房以蓋世之

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伊尹為阿衡而相湯伐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兩刺以僥倖於不於此圯上老人所為

於荊軻聶政之計兩刺以僥倖於不於此圯上老人所為

淡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腴而淡折之使其能有所忍也朕

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此是老子墮履橋下命子房取履又命之納履

與子房期以五更相會於橋上子房後至怒為一段

事老父正以折子房少年剛強之氣使之能容忍楚莊

楚莊初滅庸以自豐

至窺周而閉鼎已而伐鄭

又提前語重發明之

把意思說得如此透徹

林西仲曰：上面只言擊秦宋言為韓報仇之志此處楚筆補出志字與篇首其志甚遠相應

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王能下人必能信

用其民矣遂舍之宣公十年踐之困於會誓而歸臣妾於

兵者三年而不勸句踐為吳所敗棲于會誓使大夫種行

思置膽于坐臥即仰瞻飲食每嘗膽身自耕作夫人自織折節下賢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

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

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淡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

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狀相遇於草野之間暗

圯上相遇林西仲曰而命以僕妾之役暗說取履事

首無故加之句油然而不恠者林西仲曰應篇首不驚不又定中

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

呂東萊曰：萬流飛流，注在一壑。

結奇

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因子房能忍，又教得高祖能忍，所以得天下。此一段議論，尤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韓信請為大將，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漢王悟，大信為齊王。由是觀之，猶有剛強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引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謝豐山評：王意謂子房本大勇之人，惟年少氣剛，不能涵養忍耐，以就大功名。如用力士提鐵鏈擊秦始皇，皇之類皆不能忍。老父之地上始命之取履，納履與之期，五更相會，數怒罵之，正所以折其不

為祥一本，作為常。

當丁浪切，中火也。達蒲浪切，傷去聲。趨則候切，趨向也。

譚元春曰：敘事老。

呂東萊曰：此劈頭使內外相形，一句如皇。

能忍之氣，教之以能忍也。

姜鳳阿評

報秦忠勇，轟轟烈烈，天地閉，獨有二張推耳。黃石辟穀，赤帝斷蛇，皆當時謀士，假托為祥。坡公何必危其一推之幾於死，又指黃石為能教之狀，其文則佳矣。

黃東發評

東坡之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至其渾浩流轉，曲折變化之妙，則無復可以名狀。蓋能文之士，莫之能尚也。而尤長于陳述敘事，雷侯一論，其大意超卓如此。

○秦始皇扶蘇論 一正一反說

蘓東坡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楚海走瑯琊，次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大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

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奸備亂。

本無此意  
是佳文字  
之法要說  
他後面不  
是故先張  
大以虛作  
實也

此意最是  
人說不到

呂東萊曰  
既說閣寺  
都不好了  
又將二個  
好人來說  
破又說豈  
望一二于  
千方依舊

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  
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奸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奉道，病  
禱祀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  
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大，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  
狀天之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之所不及。聖人為天下  
不恃智以防亂，恃其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  
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  
有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  
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取必凶之禍哉！朕世主皆甘心而  
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淡恠。始皇漢宣皆英主，亦

不失上意  
最有開闢

再發別難

難處解處  
俱屬國手

此正天將  
凶人國其  
禍敗必出  
于智之所  
不及處東  
坡以秦法  
之弊斷之  
見得法弊  
于酷以至

參一作慘  
或云參夷  
猶芟夷聲  
近相通非  
罪也  
居也

沈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薰腐之  
餘，何能為及其凶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  
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  
不可謂不智。扶蘇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  
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一人不即受誅而復  
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  
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斯高之罪？自商鞅變法，以  
誅成爲經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取爲幸，  
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  
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凶而無所舍，朕後知爲法之弊。

廣雅 執取鳥凡 鳥之勇獸 之猛皆曰 鷲亦作鷲

或曰前面 說始皇鷲 悍已盡不 如此再生 議論便成 然了此篇 精采正枉 此看

于酷以至 如此 上面敘商 鞅之變法 始皇之好 殺此處解 好

再說商鞅

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形容商鞅之慘烈可謂盡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而莫之救者以法重故也李斯之太胡亥不復忘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答前一二人之不嚴復請亦知始皇之鷲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朕其今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東坡作史評必有下段萬世不可磨滅之理使吾身生其人之時居其人之位遇其人之事當如何處置作此論文法從老泉傳來今人作場屋文論當以此為法凡議論好事須要一此易彼磨滅之理使吾身生其人之時居

韓非子內 儲篇殷之法刑棄灰于街者

說到痛切 處悲哀万 狀

見得非平 易忠恕

頤孫云以 法毒天下 三句乃上 粘商鞅始 皇嚴暴扶 蘇見殺下 含漢武果 殺戾太子 反叛意氣 勢聯屬血 脈渾融不 見突兀處

段反說凡議論不好事須要一段正說鞅立信於徙木上文勢亦圓活義理亦精微意味亦悠長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無惻容積威信之極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識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而後致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忘太子亦不嚴請則威信之過也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皆是至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答前段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

三

九

者

謝疊山評

呂東萊曰：不特文勢雄健，議論亦至當。茅坤云：此與范增論俱是東坡晚年文字，筆力更高，無衰憊之態。

一篇之所徵言者，於是發之謂冒頭。

說大意起頭有力。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狀求其大治，必至

○王不治夷狄論 程應制

蘇東坡

洪容齋評

秦之亡，起於扶蘇之死。此篇歸咎秦嚴法固是，但以父子之親加以蒙恬，握重兵至斂手就戮，而不一請，豈非天欲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之所不及歟。狀其論秦人峻法之禍，可為水鑑云。

原本也本，顯意而發之謂原題。

此段開架甚好，正是為發難張本，且得夫子尊尚攘夷本意。

見春秋與齊晉不與秦楚，并及所與之國，蓋借齊晉以形秦楚，流為夷狄而見惡于

於大亂，先王知其狀，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

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於潛，何休曰：公

傳之，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此是

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凡春秋之書公

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為諸侯，其臣得為大夫者，舉皆齊

晉也。不狀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

不得為諸侯，其臣不得為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狀則秦

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

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此段提

楚四國事，皆是放散錯綜，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

三國通鑑

春焮更看此段發難處又為下段解釋張本三段文勢如層巒疊嶂愈峻愈絕文如蛛絲馬跡牽聯不斷筆力大高  
 前面三疊文勢若燕此處一鎖便不成文字  
 此數句聯合前後有

是齊晉亦未能純為中國也此是段中有力處 秦楚者亦非皆貪  
 冒無恥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  
 亦未至於純為夷狄也此二段說得中國齊晉之君不能所以不與夷狄處  
 純為中國而春焮之所與者常在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  
 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  
 得為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為夷狄而春焮之所不與  
 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見所以人  
 為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  
 國之不可以一日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向也其不純者  
 幹後意此句最得體 不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

千鈞之力此二句應上純不純字幹下意前面開說長正說甚短讀之全不覺長短  
 蓋後面一句轉一  
 故也趙德麟曰看上說我狄全無分  
 解處入皆以為如是重深絕不  
 治處今乃出入意外而說戎如

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焮此是入題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  
 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振頓挫意外奸處在此 然而春焮書之  
 曰公會戎於潛公無所貶而戎為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  
 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深疑而求其說也  
 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此輕說過使見  
 後不治繳結有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  
 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彼自中國說入夷狄此自夷狄說入  
 中國不厭將溪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暴怒則其  
 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

此筆力甚高。見不治治之本意。更說得十分沈著。結得盡處。開鎖上面。無餘。

是將以不治漢治之也。此是講題。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歸怨我狄意。我狄者。非疾純我狄也。疾其以中國而流入於我狄者也。此是結尾。

謝豐山評。此是東坡制科程文六論之中。一有冒頭。有原題。有講題。有結尾。當熟讀。當暗記。始知其巧。貝清江曰。此篇前面且說春秋尊中國賤夷狄。以疑本題。却方折入本意。議論出入。意表乃筆力高處。讀至末後兩句。解釋盡矣。

邵氏後錄。東坡中制科王荊公云。全類戰國文章。故荊公修英宗實錄。謂子瞻有戰國縱橫之學。此論可見矣。

荀卿論 蘇東坡

以孔子作案入荀卿罪大好識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狀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一篇綱目。言必稱先王。狀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溪也。

茅坤曰。拓去陳腐。全是新語。

茫乎不知其畔岬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溪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見孔子不為怪論。以啓後世之患。林世仲曰。

過接處好。不費力。此段意思最好。

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說。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眾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向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一篇主意。在此二段。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

謹曰。此段言聖人太言平易。而不為高論。以為荀卿公案。

其說而為不義者矣。在此二段。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

欲說荀卿不好卻將李斯引說本李斯形荀卿老吏斷獄手絕高

復蒲這切狠也戾也

揚用修曰世與獨兩字下得極妙見荀卿為真端處據荀卿之言以斷其罪

剛愎隨意自用無所顧忌也

精神百倍茅地云空中色相此是長公平生得手處

其愚一本作其意

言孔子太言平易后世無有能變其說者荀卿喜為異說敢為高論遂激成李斯也

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林西仲曰以孔子教門人本意伏荀

卿不慮及李斯罪案管者嘗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盡變古

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林西仲曰非荀卿明王道述禮樂之

意及今觀荀卿之書狀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

荀卿而不足怪也高亦如是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設為高

論而不顧者也主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林西仲曰

歸罪在此語與孔子相反直接不費力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

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眾也仁

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

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

斯者又特甚者耳林西仲曰斯為人同于卿尤有甚焉今夫小人之為不善

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凶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

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

存而不設盡廢也假桀紂以甚卿之罪語究有理彼李斯者獨能奮然而

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

田此三句斷李斯之罪此亦必有所特者矣彼見其師歷

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

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自知其禍之至於此也

李斯誤認師說妄其父殺人報讐其子必且行劫又特荀

荀卿亦未料及其父殺人報讐其子必且行劫又特荀

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



或曰寫出千古來一執狠乖戾之人皆為荆公而發

禍說李斯正是甚荀卿之罪當與韓非論參看

以激之也。林西仲曰荀卿太言不知為天下後世計故李斯之罪即其罪。結上李斯事秦皆出於荀卿

句。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荀天下果無

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林西仲曰荀卿欲人不可及故求異仍以孔子結束最緊

謝豐山評。孔子大言平易正直而不設為非常可喜之論。故其道歷萬世而不可易。荀卿喜為異說而不

讓敢為高論而不顧歷詆天下之賢聖以自是其愚。李斯學其師無忌憚有甚於荀卿者哉。

呂東萊評。此篇前面說荀卿不好了。後面畧放一步與他言荀卿亦是箇賢者。大抵作文體式要如此。頭

使孔子起後仍舊使孔子結。又見文字不苟亦自相應。

文文山評。此論說李斯焚書坑儒出於荀卿最是實。前人未發此等文字。人間不可無。

呂伯恭評。此篇前罵後畧取綱目在不設放言上面平說來雖是平說如有規矩一句亦有句法。

朱晦庵評。子瞻文有氣骨故其文壯非若技葉上粉澤者。

茅廬門評。以其所傳攻其所蔽。荀卿當漢服。

王遵巖評。以與說高論四字。太案。然荀卿頂門一鍼。而謂李斯焚書破壞先王之法。皆出於荀卿。此又是長公淡文手段。

譚友夏評。先說荀卿不好。末方放鬆一步。先把孔子說未復把孔子收煞。大文字體式自是如此。

林西仲評。放言高論是著作家第一病痛。以其無所顧忌也。若人皆無所顧忌。何事不可為。李斯之罪坐此。故以歸獄於所師。就其流弊言也。耳。文之曲折縱橫極其酣恣。

文章軌範正集卷之三終

增纂評註文章軌範正編卷之四

相字集

宋

疊山先生

謝枋得

批選

明

庶門先生

茅坤

訓註

九我先生

李廷機

評訓

迴瀾先生

顧充

集評

日本

羅州先生

源暉辰

校訂

小心文

此集文章占得道理強以清明正大之心發英華果  
銳之氣筆勢無敵光燄燭天學者熟之作經義作策  
必擅大名於天下

原道

韓文公

論語曰博愛而親仁  
易言君子道長小人道消  
又言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九傳云敬忠信為吉  
德盜賊藏為凶德

茅坤云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因老子有道德經故昌黎據此上論闢之其見者小也句是老子病源下五句乃一篇主意所以為虛依所以有君子有小人自此看出

博愛之謂仁五字行而宜之謂義七字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八字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十字句法此文章家巧處○林西仲云四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此兩句是原道綱領短便頓挫成文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此所以謂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當看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此語出老莊之書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

本集作晉魏梁隋注云南舉魏梁北舉魏隋

老者曰云云如史記載問禮老聃道家以孔子為大極公之類佛者曰云云如列子載孔子云西方有聖人後人附會作稱佛且以孔子為儒章善

火于秦謂李斯焚書也黃老子漢謂尊老子之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呂雅山曰此處說人從異端茅坤曰波瀾奪目音節傾耳呂東萊曰說出人從異端之病源

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此一篇斷盡聖人之道與老子之觀之○林西仲曰其道為小人其德為凶可知老孔子尚托孔子之先時佛法未入中國故單言老子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三字黃老子漢四字佛于晉宋魏隋齊梁之間十字句○林西仲曰點出佛其言仁義道德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孟子說歸儒今變歸字為入蓋文公去入者王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入于揚墨佛老者必出於聖人之道為奴附異端者小東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

薩之類

虞集曰農工賈三句緊堆上古今四句讀之如迅雷不及掩耳

書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夏高治水驅蛇龍支見孟子

湮音壹古通由本集作壹注引集韻云不得泄也

孫鑛云說出聖人許多實功正見佛老之謬全在下清淨寂滅四字

茅坤云以下六段皆今古相比不覺重復若宋人如此便排門矣王陽明云此見聖人治天下有條理以下二十一句凡十句為之字句法文字勢不覺重疊蓋六次轉換也

何洛文云瞻通濟長次宣率鋤八字下得穩當不可更易

茅坤云轉得便故無痕王守仁云一段中反覆如此甚有波瀾緊接上承古之字來文字乃錯綜

師亦嘗師之云爾

不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於書噫後之

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性

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性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

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

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

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法好句古之時人之害多

矣有聖人者生文狀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此一段見得天地間不可

無聖人之道聖人之道有功于人非佛老可及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

處其中土寒狀後為之衣饑狀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

而病也狀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

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大死為之塗埋祭祀以長其恩

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

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

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

生而為之防此一段連下十七個為之字變化九樣句法起伏頓挫如層峯疊巒如驚濤巨浪讀者快

心暢意不覺其下字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

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文勢有如古之無

聖人之人類滅久矣此數句送文暢何也頓挫無羽毛鱗介

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林西仲曰人賴食以生

無以取食若無聖人是故君者出令者也第一句臣者

五之章句

卷四

三

林西仲曰  
有生民以  
來全賴聖  
人作用方  
留得個人  
種如何以  
棄人倫求  
清淨寂滅  
為法必不  
容于三代  
之世此尚  
關老佛之  
法

用反語東  
上文聖人  
治天下許  
多條理一  
句可以喚  
醒  
說破佛老  
所以不可  
行之意  
而讀如  
文勢婀娜  
茅坤云突  
入帝代古  
之字

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第二句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  
四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第三句十七字由短入長此是章法君不出令則  
失其所以為君第一句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  
所以為臣七字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四通貨財以事其  
上則誅此是第三句二字章法林西仲曰君臣民各相  
維繫方能遵行古聖人之教勝禽獸而得文食以  
遂其相生相養之道而人類不滅以至  
於今不然則違古聖人之法以取罪矣今其法曰必棄而  
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  
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為智

林西仲曰  
清淨寂滅  
亦治心之  
學有正心  
誠意故引  
傳生証歸  
重有為句  
承上起下  
左傳信二  
十七年春  
杞桓子來  
朝用夷禮  
故曰子  
穀梁九  
年楚子使  
荻葵聘楚  
無大夫其

此又突入  
葵葛譬喻  
歸有光云  
宋儒譏其  
不及于格  
物致知亦  
是蓋家國  
天下許多  
事若非格  
物致知如  
何了得  
孫鑛曰有  
為二字復  
破上清淨  
寂滅四字

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老者是亦責冬之蕪  
者曰曷不為葛之易也責飢之貪者曰曷不為飲之  
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  
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  
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援大學狀則古之所謂正心誠  
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  
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  
極說佛老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  
于中國則中國之法好句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  
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

曰菽何也以其來我瘼之也

假音格周禮祀天神祭地祇饗

夫所謂句轉得健收拾前面許多說話生發後面許多意思句句復應前面作尾此七句長排用二句短鎖此數句包大學之旨在至人鬼享止此三句短排一句長鎖

之教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法好句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此二轉妙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此三句短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此二句長其服麻絲其居宮室此二句短其食粟米蔬果魚肉此一句長其為道易明其為教易行也此一句合二句為一句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上三句一橫句法第四句便變化十三字一句來此章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法也

人鬼假至也人鬼祖也程明道曰退之晚年作文所得甚多如曰朝之夕不其得此言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必有所見

虛集曰再提再收道字包狂德字內故只曰原道胡次華云此本孟子禹惡旨酒及卒章意承上幾句有力一篇精神在此此又一轉

廟焉而人鬼享字法曰斯道也何道也文有收拾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林西仲云已上是由生推到死無不盡善備極周匝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不得其傳焉此兩句絕妙直下來如良馬下峻阪如輕舟下長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文有頓挫由周公而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程伊川云周公沒聖人之道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厭則如之何而可也此萬鈞筆力不如此韓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佛老之道不塞聖人之道

以道之道  
導同  
林西仲云  
僧道中有  
無所依倚  
及不能自  
舍其力者  
別有養瞻  
之法補此  
一句處置  
方照弊

主意又見  
于此

不流佛老之道不止聖人其人其法火其書法廬其居法明

先王之道以道之句法是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此一句

其亦度乎其可也一篇皆大議論結得尤有力結

石守道評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以來未有也韓

教清江評昌黎原道一篇中閉以數個古字今字一正一

林次崖評此篇推明仁義道德之說歷敘帝王左右生民

茅鹿門評闢佛老是一生命脈故此篇是退之集中

變化詭譎足以眩人若一下打破分明如時論中一冒一承大腹一尾

錢豐寔評原道一篇太言正大發先儒所未發唐書稱其

顧迴瀾評退之一字不入佛氏域蓋退之本不知佛氏之

林西仲評前人謂此篇止闢得老子其闢佛畧帶寂滅兩

與孟尚書書韓文公

孟尚書名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性嗜佛元和十四

年公以言佛骨貶潮州與潮僧大顛游人傳信奉佛

氏簡移書公答此○林西仲曰孟幾道性嗜佛且與

昌黎相厚其貽書必信奉釋氏為勸不知昌黎以聖

韓文公

韓文公

韓文公

韓文公

韓文公

道自任。闢佛之說。是其平日大本領。即交潮僧大顯。亦以其識道理而節取。猶陶元亮虎溪之笑。與聞鐘。避去本意。兩不相礙。此理非淺人所能知也。

謝疊山曰。此書多有巧心妙手。批不盡須是面說。

晉道安姓帛氏受業於佛圖澄。遂以釋為姓。中夏沙門稱釋。自道安始。諸一作至。元和十三年。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受天子冊命。祭南海神。廣利王。愈狂潮。預之。又作佛。

此見君子不求福於佛。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炁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太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諸州郭雷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雷亦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此以下文有光燄孔子云止之禱久矣凡

真碑文○憲宗得愈潮州謝表頗感惜欲復用之皇南鍾素忌之奏言愈疏狂且內移改袁州

句法洒落

詩大雅旱麓篇

此明言佛不能為禍

左傳哀公十六年楚白公勝承市南熊宜僚以劍僚

設兩端之詞

不為利諂不為威惕

呂祖謙云詞勁語壯

昭二十年君子不為利疚不為義回疚病也

其坤云拿一孟子太

君子行己太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福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此一段說佛必不能加禍守道之人理強詞直有光燄且愈不助釋氏而

孟子

卷四

六



禮緯云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又云以下文如江河之決西漢中佳處見楊墨之為害

書洪範帝乃震怒不為害

九疇乃九法也一日五行二曰不覺煩

三曰農用八政四曰協用五紀五曰建用皇極六曰又用三德七曰明用稽疑八曰念用庶徵

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

亂而聖賢之道不明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而不為禽獸也此一段先鋪張揚

大可見孟子有功于天下後世為甚大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楊

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

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于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經書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

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公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之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

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聖賢一本作賢聖

不公字下得好說揚墨如此害道

抑揚反覆許孟子是公自許處

只此一句救起前十數句語可置鼎

分明說已能衛道于已壞之後特言意含

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

于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揚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

聖賢不得佞空言無施雖切何補此四句似抑而狀賴其言而

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尊王賤伯而已此二句又揚而張之

其大經大法皆已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

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此四句又抑而敗之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

社而言侏離矣此一句又揚而張之○只此一句發明孟

論語孔子說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

也此一段發明孟子闢揚漢氏以來此以下說此時羣儒

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

林西仲曰謂賴孟子之言聖道又唱釋老於其間而害之必致漸滅殆盡可謂忍心害理之極者

張籍字文昌烏江人皇甫湜字持正新安人

畜回護不仁字最下得好

茅坤云自且愈不助釋氏至此十數轉抑揚反覆筆端如龍

又云纒結轉本事事端正

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眾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于揚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凶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韓文公推尊孟子以為功不在禹下實自推尊以為功不在孟子下此一段以孟子與己對說文勢抑揚輕重雖曰賢不及孟雖欲使其道由愈而粗傳子其實自許其功過於孟子雖滅歿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皇甫混皆公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歿罪歿罪愈再拜

原本有謝豐山後評數言而不係于退之事錄刪去焉

謝豐山評

聖賢之言與庸鄙人異恥一人不必多言只一句一匹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破髮左社矣孟子學孔子者發百里奚只三句相秦而顯其君于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如是乎韓文公學孔孟者也發孟子初只二句狀伯而已終只兩句向無孟氏則皆服左社而言侏離矣正與孔子發管仲之語同

茅鹿門評

翻復變幻昌黎書當以此為第一古來書自司馬子長答任少卿後獨韓昌黎為工而此書尤佳處

朱晦菴評

公平生用力深處不離乎言語文字之間而其未見其卓然自去是以一旦放逐憔悴無聊之中庶復平日飲博過從之樂方且鬱鬱不能自遣而卒狀見夫瘴海之濱異端之學乃有能以義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之人與之語雖不盡解亦豈不足以蕩滌情累而暫空其滯礙之

錢豐實評 懷乎則其與之游而稱譽者自不必諱而於公所謂不求其福不喪其禍不學其道者初亦不相妨也  
上半篇辨己不信奉佛下半篇明己平生喜關佛而未只以一句點入前意絕妙之中妙境甚多當熟讀也

樓迂齋評 出脫孟子是自出脫推尊孟子亦是自推尊文字抑揚格

顧迴瀾評 昌黎平生轟轟烈烈處盡在闢佛一節此其所自負也謂言有大而非誇非此類乎此作甚關係世道又不但文字之工而已

呂東萊評 此一篇須看他文字大開闔處  
上高宗封事 胡澹菴

高宗名構乃南宋第一祖事在紹興八年○封事即上疏也封函以獻密事故言封事○胡銓字邦衡號澹菴老人廬陵四忠之一也此書金人予金購之得之大驚遂退師云○羅大經曰胡澹菴上書乞斬秦

猶胡胡銓今安在哉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此八字的當王倫出身本末見王倫賣國

劉豫宋大臣建炎四年降金金大為宋王國號齊紹興七年金人襲汴執劉豫豫為帝繞八年○欲劉豫我也句法自左傳公若曰爾吳王我乎來

王陽明云起此一句是一篇綱目乃誅心之法茅坤云筆力句法俱高詩大雅蕩篇般鑑不遠在夏后火世

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好句是欲劉豫我也好句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猝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鑑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犬

宋史考異 犬戎作金 虜

卷四

烈寇毀冕  
左傳

天朝一本  
怡大國

或云梓宮  
指上皇徽

宗樞也梓  
者父之稱

詩維桑與  
梓必恭敬

止徽宗已  
崩五國城

故金奪其  
柩也高宗

徽宗第九  
子也

○前漢霍  
天子梓棺

漢至中微  
士皆裂冠

毀冕去火  
出逸民傳

此譬喻的  
淵聖即欽

宗廟號  
林希元曰

是足以塞  
秦檜之口

卻高宗之  
望矣

自作說  
是作則

此直以義  
理斷不以

戎藩臣之佐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汗夷狄。祖

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

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

不加我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

而使之拜。則佛狀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

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

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

自變故以來。王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而卒無一驗。

是虜之情偽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

恤。忘國大難。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

今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王沉醜虜

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

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

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犬息也。向者陛

下開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況今國勢

稍張。諸將盛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偽豫入寇。

固嘗敗之于襄陽。敗之于淮上。敗之于滑口。敗之于淮陰。

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儻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

則我豈遠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

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亦索。此魯仲連所以義

光傳帝賜  
霍光玉衣

梓宮○海  
韻帝宮云

梓宮  
梓宮

賈誼治安  
策今之事

勢可痛哭  
者一可流

涕者二可  
大息者六

間關崎嶇  
展轉艱難

難也  
難也

諸將指張  
汝韓世忠

岳飛等  
陸梁猶強

梁梁厲強  
暴也

前漢魏武  
傳注穹廬

此以上言  
勢不可臣

前日本  
作往時

不寬一本  
他不忍

虜  
虜

三才章句卷四

十一

室隨處為  
任穹高也  
言仗山也  
魯仲連齊  
人也秦圍  
趙魏遺新  
垣衍說趙  
諸帝秦仲  
連見衍曰  
彼肆朕為  
帝仲連有  
蹈東海而  
成爾秦聞  
之卻軍五  
十里

此一節言  
王倫之罪

此插入秦  
檄罪案有  
見可謂謙  
論不避權  
奸不畏鉄  
鉞

王世貞云  
此等說話  
真足以回  
高宗之心  
塞秦檄之  
口檄果不  
足責予獨  
怪夫高宗

出帝歸石  
晉亡矣  
是乃一本  
作是燕  
衣冠一本  
作衣裳  
唐玄宗朝  
盧慎與姚  
崇同拜相  
自以才不  
及崇每事  
由以時人  
目以伴食  
宰相

亦不覺惜  
可恨可惜  
情詞悲咽

近亦曰當  
拜下名世  
文宗有臣  
嘗至政事  
堂三發問  
而近不答  
但曰已今  
臺諫侍從  
議矣二十  
三字宋史  
本傳同

此一節言  
孫近之罪  
收前二段  
應前誘致  
虜使句

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

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洵

洵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

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檄以腹心大臣

而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檄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

陛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檄乃

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檄之遂非狠愎已自可

見而乃建白今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

令臺諫從臣共分謫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

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社矣夫管仲霸者之佐

耳尚能變左社之區而為衣冠之會秦檄大國之相也反

驅衣冠之俗歸左社之鄉則檄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

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檄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

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設可否事檄曰虜可講和近

亦曰可和檄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大政徒

取充佐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邪臣竊謂秦

檄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檄等共戴天區區

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狀後羈雷虜使責以無禮徐

與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信不朕臣有赴東

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

古罪人席  
葉飲水葉  
街謂刑場  
也

謝疊山評 肝膽忠義心術明白思慮深長讀其文想見其人真三代以上人物

朱晦菴評 胡澹菴此疏可與日月爭光中興奏議此為第一

張南軒評 廬陵胡公任樞密院編修上封事乃排和議乞斬秦檜孫近王倫不避斧鉞而精忠足貫天地

茅鹿門評 侍郎胡澹菴諫書論理勢最激烈狀理盡詞止而氣極不竟亦有卓然不可及者在

土田樞密書

蘇老泉

田况字元均治蜀人不可欺號之曰照天蠟燭天下  
喁喁望以為宰相致太平宋嘉祐中拜樞密使○按  
此篇自孟子所謂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  
則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之文變化來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 一篇之骨在此一句說天之

從論語中夫子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

瞍不得奪諸舜 變化始有力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

首句孟子  
告子篇  
論語述而  
篇子曰天  
生德於予  
桓離其如  
予何

霄韜云通  
篇語氣悠  
揚婉轉  
文法如此  
變化有力  
即上堯不

得與丹朱  
二句意生

出用我二  
字意思便

有許多枝  
葉

三天字應  
首句一天

大字氣昌  
大

此言人不  
我用乃君

相之罪  
一總詞宏

氣暢而意  
足

此言欲求  
自盡

此隱諷用  
人者

譚曰意重  
逆天一邊

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

於是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

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

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

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棄天棄天我之

罪也藝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藝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

罪也其名曰逆天朕則棄天藝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

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所能為者以塞夫天之所

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

吾知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為人憂乎哉孔子孟軻

茅坤曰何等氣所

孔孟不肖棄天

以靈京宣惠諷田公應逆天李卓吾曰看他轉折跌宕處

張侗初云見孔孟得天之與燕人而不自得

以韓公應類天後之學者多至襲天

之不遇老于道途而不倦不愠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道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朕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為天沈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切怪夫後必賢者不能自處其身也此一段有饑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此是說嗚呼使吾誠成於饑寒困窮邪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

作文妙處

看他轉處

鋪張偉麗

謹曰俗言形已得天之所與為可重

言天有以與我故不棄而亦不設藝

不自任以為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今詢之不肯何敢自列於聖賢朕其心亦有所甚不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朕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此一段筆今詢用於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

杜預左傳序漢而桑

之使自求之

使自趨之

呂東萊曰

作文必求

悟入處悟

入必自工

夫中來其

非微俸可

得山谷之

於詩老蘇

茅坤云老蘇自任大故文章亦大

錢穀曰以此太論恐未當分明是以賈誼

自居未見其人猶孟

子狀而无有乎爾

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

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于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有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咲饑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紀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濶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淡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鼂鎔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材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

止於文盡此理矣

羅華曰意

本以書干

用而辭若

燕求用之

心但寓諷

意於不言

之表使見

者自諷此

家法自戰

國策來

姜鳳何曰

天地精英

在聖賢之

一身聖賢

精蘊在斯

文之一脈

老泉自敘

其所得於

文者而為

天之所與

我如此占

句法健

終篇首意

言所以必

求用也

自明其不

棄天熟天

諷田公不

可逆天

終上其責

在人意

結有力

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飢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藝也有收拾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殷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度乎得陳於前矣若夫言少可用與其身少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責字有照應有關鎖林次崖評此書本欲求知卻說士當自重以孔孟去說意思甚高人都自覺其自處亦不小文字有法度有氣勢有光燄後生熟讀不為无補



唐荆川評此書本欲求知卻說士當自重便不放倒架子而文字峻絕豪邁不羈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東坡

林西仲曰此碑著落俗手必痛敘韓公在潮政蹟致潮人思慕本廟報功而已殊不知韓公以一身承接孔孟之傳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乃天下萬世之韓公非潮州一方之韓公也即潮人事之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必禱亦兢兢以明神奉之又非但俗廟祀為報功如今日之名宦已也坡公此作開口言古之聖賢如孔孟者關係於世道其生其死端非偶然必有之後能以匹夫挽回數百年之氣運其關係於世道何如則生為人而為神又確狀可信者然此亦非臆說也蓋至誠無息之理純乎天行而不容以人事假借韓公生平所行皆全乎天而不參以人是其為神也。不特決其當狀亦可信其所以狀矣。乃潮人獨神之豈知公之精誠常在天地間不獨一潮為狀乎。如此大意則韓公方為天下萬世之韓公矣。再玩歌詞語語奇麗以韓公詩好為峭刻古險極意摹倣故也。

章子厚曰起句健

錢穀曰果狀是筆頭上挽得數百鈞起

章子厚名惇宋神宗元豐年中拜相

詩大雅蕩之什嵩高篇嶽岱華也甫及申二人共姜姓也鍾伯敬云子瞻一生持論重一氣字

匹夫而為百世師匹夫之微卓狀特出。一言而為天下法

一言之出既合于道而可為天下之法。○此二句最力量大非韓公不足以當之。○章子厚猶以為發文公太過似孔孟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是其為又皆有廟記。○是皆有一處又關係乎國家盛衰之世運。○非偶狀也。○

自其逝也有所為謝云起句健接亦不弱故申呂自獄降

故申南呂候自岳而降。詩傳說為列星。○莊子太宗師篇云傳說得之以相武丁而有天。○古今所傳不可誣也。○自古

相傳皆為實事不可以為誣妄。○此數句。○孟子曰我善養吾承上起句尤重謂文公之生必天生也。○孟子曰我善養吾

浩狀之氣舉孟子養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

浩狀之氣貫通天地貫幽明豈是尋常議論而坡公以此理之常無足怪者是喚醒世人依阿

生者。映忍以偷字亦有力。下復用不

東涯曰此四句上二句對說下二句連說

顧克曰言文公事業是浩狀之氣所發

蓋星辰河嶽各是一物人與鬼神一而二二而一不可分折故加一而字

謝枋得曰此是的確

少閒

謂浩狀之氣如此

卒狀遇之

凡人卒狀之間一遇夫浩氣之人

王公失其貴

王公雖貴而失其所

以為貴不設驕矣

晉楚失其富

晉楚雖富而失其所以為富不設矜矣

平失其智

設儀秦失其辯

戰國張儀蘇秦雖辯失其辯而不設肆

是孰使之狀哉

此等

亦何以使之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

力而行

不特武勇之力而毅狀以行者

不待生而存

不待造化之生我而自存于未生之先者

不隨死而亡者矣

好故在天為星辰

故升而在天則為星辰

在地為河嶽

降而在地則為河嶽

幽則為鬼神

而流峙焉

其在于幽則為鬼神

而明則復為人

而生於至明之中則復為人而得萬物之靈鬼神會五行之秀者也

此理之常無足怪者

此蓋理之當狀

古今之不可易無足深怪者即所謂古今所傳不可誣者也

自東漢以來

自東漢諸儒以來

道喪文弊

意祀之

意祀之

自東漢以來

自東漢諸儒以來

道喪文弊

端故起

梁魏階之開皆異端也

歷唐貞觀開元之盛

太宗

貞觀玄宗開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

元之盛治

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

獨韓文公起布衣

獨韓公三歲而孤起布衣常人自知讀書

為談笑而靡之

歸于正

于正教

蓋三百年於此矣

蓋三百年於此矣

文起八代之衰

元和開

元和開

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

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

而道濟天下之溺

每言原道數十篇

每言原道數十篇皆與行宏深與孟軻揚雄忠犯人主之

相表裏障百川迴狂瀾

相表裏障百川迴狂瀾所以救濟人心之溺

怒憲宗遣使迎佛骨

怒憲宗遣使迎佛骨

怒憲宗遣使迎佛骨

愈禁中愈潮州而勇奪三軍之帥

愈禁中愈潮州而勇奪三軍之帥

殺帥

文範

文範

文範

文範

文範

道今絲三

道今絲三

道今絲三

道今絲三

道今絲三

舊本

舊本

舊本

舊本

舊本

孟

孟

孟

孟

孟

而道

而道

而道

而道

而道

論

論

論

論

論

樓迂齊云

樓迂齊云

樓迂齊云

樓迂齊云

樓迂齊云

消此數句

消此數句

消此數句

消此數句

消此數句

之意

之意

之意

之意

之意

十一見而

十一見而

十一見而

十一見而

十一見而

真固熟中

真固熟中

真固熟中

真固熟中

真固熟中

之奇巧

之奇巧

之奇巧

之奇巧

之奇巧

三才章句卷四

舊本如牛  
元翼者下  
闕十三字  
今錄副本  
補之

東涯曰前  
四句設說  
知力體段  
故不可不  
對說不用  
而字後六  
句直貼文  
公身上說  
能字上安  
頓而字轉  
說上字

正而太王廷湊詔愈宣撫眾皆危之愈至對廷湊力折其  
黨廷湊曰今欲廷湊何所為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  
者為不之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  
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而出廷湊  
不設道者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狀而獨存者乎此等  
公之力也豈非浩狀之氣參于天地蓋嘗論天人之辨蓋嘗論究以  
而關于國家盛衰者乎謂人無所不至人以智力勝則無所不惟天不容偽  
在則不容以智可以欺王公雖貴而其智者王公不可以欺  
偽心欺之豚莫汗躁之豚冥昧之象似可欺也而中孚之卦以孚信  
豚莫汗躁之豚莫貴蓋中心有一毫之欺非孚信之實者雖豚  
莫不可欺也力可以得天下專用其力者雖天不可以得匹夫  
匹婦之心夫愚婦之心服故公之精誠故文公之精誠  
能開衡山之雲愈有謁衡山南海廟詩云我來正逢秋雨  
錢穀曰惜乎文公不

能大用且  
起太廟意

註火字疑  
口字  
藤字膠字  
必訛  
六百里本  
集他六十  
里唐書本  
傳亦作六  
十里作十  
為是

林西仲云  
此段言公  
有此精誠  
純乎以天  
用事而不

王世貞云  
應上人燕  
所不至二

非正直能感通須臾靜掃眾峯出仰見  
突兀撐精空是誠能開衡山之雲也而不能回憲宗之  
惑憲宗迎法門寺佛骨入禁中公上表力諫能馴鱷魚之  
暴鱷魚之狀龍身虎爪蟹目龜鱗尾長數丈發火如箕甚  
如象之仕鼻也一生百卵及成形則有為蛇為龜為蛟者  
甚靈愈敗潮州就至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為民  
害愈為文投溪水中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而不能  
數日水盡涸西徙六百里自是潮無鱷魚之患而不能  
弭皇甫鏞李逢吉之誘憲宗得愈潮州謝表頗感悔欲復  
終疎狂可且量移改遠州宰相李逢吉因臺參之事使愈  
愈與李紳支聞遂罷愈為兵部侍郎是不能止其誘也愈  
信於南海火民廟食百世廟奉公及于百世之遠而不能  
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公自觀察推官入仕貶陽山  
或宣撫鎮州而蓋公之所能者天也蓋公之所能感動于  
狂朝之日少也彼者天理之自然精

雜以一毫  
人事之偽  
所以能獨  
存於天地  
間上段言  
其狀此則  
言其所以  
狀也世人  
以不遇為  
公扼腕又  
是做夢

句收拾尤  
妙

謝豐山云  
此數句合  
祭法見又  
公之廟非  
淫祠也  
東涯曰論  
語本文君  
子小人兩  
者對舉說  
學道則各  
有其益也  
此文用此  
語加而字  
也字蓋二  
句平說君  
子學道也  
貼文公潮  
之士人也

誠足以  
契天耳  
其所以  
不能者  
人也  
其所不  
能言語  
口舌爭  
者皆

安能以  
勝之  
始潮人  
未知學  
知學聖  
人之道  
者公命  
進士趙  
德  
為之師  
韓文潮  
州謂置  
鄉校牒  
云十室  
之邑必  
有忠信  
今  
之師里  
開後主  
燕所從  
學耳趙  
德秀才  
沈雅專  
靜頗通  
經  
有文章  
能知先  
王之學  
且排異  
端而宗  
孔氏可  
以為師  
矣  
請攝海  
陽縣尉  
為衙專  
自是潮  
之士皆  
篤於文  
行皆有  
所  
篤學以  
進于文  
延及齊  
民延及  
于平民  
至于今  
號稱易  
治  
至于今  
世之民  
皆信乎  
孔子之  
言君子  
學道則  
愛人而  
小  
人學道  
則易使  
也此論  
潮民潮  
人之事  
公也飲  
食必祭  
飲  
一食必  
祭於水  
旱疾疫  
凡有求  
必禱焉  
水溢旱  
乾疾病  
疫癘等  
事凡有  
求必  
于公者  
必請禱  
于公之  
廟而廟  
在刺史  
公堂之  
後而公  
此論潮  
人思公  
以大廟

王鳳洲云  
筆氣嚴整  
詞調蒼老  
隻字不輕  
放過

注言一作  
論

以元和十  
四年正月  
被貶三月  
至潮十月  
量移為袁

美王君處  
只消這兩  
句  
此皆潮人  
思文公

茅坤云餘  
意傲策

實在州治  
公堂之後  
氏以出入  
為艱民以  
州治威嚴  
前太守欲  
請諸  
朝作新廟  
不果前太  
守欲請朝  
旨更元祐  
五年  
朝散郎王  
君滌來守  
是邦朝散  
郎姓王名  
凡所以養  
士治  
民者一以  
公為師凡  
所以養士  
治民者皆  
以文公為  
師法而行  
之民既悅  
服素以  
文公之舊  
政莫不悅  
服王則出  
令曰出號  
今以願新  
公廟  
者聽有願  
作新公廟  
以復民權  
趨之出入  
至是太守  
許其新  
創乃權平  
相率卜地  
於州城之  
南七里卜  
勝地於城  
南七里  
而歸稱其  
役卜地於  
州城之南  
七里  
而決之期  
年而廟成  
周一年而  
廟成此或  
曰公去國  
萬  
里而謫于  
潮或言公  
去國萬里  
不能一歲  
而歸潮是  
不及一  
歲而沒而  
有知其不  
眷戀于潮  
也審矣使  
公之沒而  
其神歸也  
沒而有其  
神歸也

三全五

卷四

九

州刺史故  
云不能一  
年  
林西仲曰  
上文止說  
公當為神  
未曾提出  
潮州此處  
忽作一問  
一答乃補  
題法又說  
得不即不  
離方稱得  
文公本領

設為問答  
辭

結有淡味  
潛玩纔得

生不能久雷于潮。况豈能復念。軾曰不狀。東坡設辭公之  
此乎不眷戀于潮也。從可知矣。軾曰不狀。東坡設辭公之  
神在天下者。神之不生有自來。沒有所為。故其如水之在地  
中無所往而不狂也。其地之所往而水無不在也。而潮人  
獨信之。淡思之。至而潮州之人信于公者。深也。煮蒿悽愴。禮  
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  
也。朱子曰。昭明乃光景之氣也。君蒿悽愴。氣之感動人者。悽愴  
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颯然。若或見之。公之神若或見  
之意。此皆言公之神可敬耳。其左。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譬如永無  
右。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譬如永無  
鑿井得泉者。而曰水專在井。此豈至理之論。俗是而觀。則  
公之神。惟潮人信之。尊之。而公亦庶幾廟食于此。亦豈專  
在乎此方哉。此段論公之神無往不在。而獨潮人之所思。餘意警策。  
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公昌黎。郡名。故榜曰。昌黎伯文公。  
廟門云。

一本句末  
有其辭曰  
三字

按注作馬  
不成語疑  
訛字。又句  
末有高之  
也三字。或  
云顛倒也  
今據三蘇  
文選而削  
去。

注畧過副  
本作東過  
詩雲漢篇  
悼彼雲漢  
昭回于天

謝疊山云  
東坡平生  
作詩。不經  
意。意淺而  
味短。獨此  
詩與溫公  
神道碑表  
忠觀碑銘  
三詩奇絕  
皆刻意苦  
思之文。

之廟。以封諡而潮人請書其事于石。會盟之人。請東坡書  
碑。因為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因為潮人作迎送詩以遺  
公。管騎龍白雲鄉。莊子乘彼白雲。游于帝鄉。謂公  
雲漢分天章。詩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注曰。天文也。公  
乃得之。天孫為織雲錦裳。天孫織女也。言天孫女為文  
也。見飄狀乘風來帝旁。公又飄飄狀乘高風而下。來降于  
下。與濁世掃糝糠。濁世糝糠。喻佛老之邪。亂吾道之正。  
道猶掃糝糠耳。西遊咸池畧扶桑。離騷。飲余馬于咸池。  
言其闢異端也。西遊咸池。畧扶桑。總余曹乎扶桑。○淮  
南子曰。日出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謂文公西遊咸池。日  
浴之地。而畧過于扶桑。日拂之方。蓋表其道與日爭光也。  
草木衣被昭回光。文公之道。光輝發越。雖艸木亦溥及  
之。猶日之昭回于天。而有光明也。

三蘇文選

卷四

景讀影

疑音迎

注衛相一本作沅湘

追逐李杜參翱翔李白杜甫唐詩士韓公詩章與之  
 也汗流籍湜走且僵張籍皇甫湜皆從韓公遊而不及  
 汗如流也走且僵謂退避其文辭之高奔滅沒倒景不  
 走而僵價也文公之為人畏憚如此滅沒倒景不  
 得望日月之行度有光影冲激謂之滅沒○司馬相如  
 見日月之反從下照故其景倒謂世之人老死而滅作  
 沒于日月倒景之中皆不可望韓公道德之光也作  
 書詆佛譏君王佛骨表謂佛本胡人身死已久枯朽之  
 州刺史是詆要觀南海窺衡湘公被謫潮州奔馳上道  
 佛譏君王也佛骨表謂佛本胡人身死已久枯朽之  
 謂要觀南海窺衡山泗水歷舜九嶷弔英皇  
 之開言其至潮之道里也歷舜九嶷弔英皇  
 其中有九嶷山在零陵營道縣湘中記曰嶷似也有  
 九峯其形相似故曰九嶷堯以二女妻舜長曰娥皇次有  
 曰女英從舜南狩三苗道死衡湘之間文  
 公歷行舜所巡之地弔女英娥皇之靈祝融先驅海

文公卒穆宗長慶四年時年五十七

爆音僕

於音烏

若藏太公金匱南海之神曰祝融離騷云使相靈鼓瑟  
 蓋祝融為先驅前導而海若將率牲約束較鯉如驅羊  
 物以斂藏蓋有道之人所經由也約束較鯉如驅羊  
 較與鯉魚頑冥難遣而羊則易遣今文公一鈞天無人  
 祭文約束較鯉即日徙去殆如驅羊羣之易鈞天無人  
 帝悲傷九天中天曰鈞天謂大鈞之天無人輔佐謳吟  
 文公歿于長慶四年敬宗為之感傷也謳吟  
 下招遣巫陽巫陽巫祝之美名也下招  
 者謂吟此詩招文公之魂爆性雞卜羞我  
 爆牲者犂牛郊祀志太粵祠而以雞卜李奇曰持雞  
 骨卜如鼠卜馬謂祭禮以爆牲雞卜之薄而羞進我雞  
 之酒觴抑以表於餐荔丹與魚黃文公羅池廟碑荔子  
 誠非厚儀也丹兮魚葉黃為迎送  
 柳子厚之歌也蘇公只用其事使潮人以此祭柳子厚也公不少雷  
 祭文公亦如文公使柳人以此祭柳子厚也公不少雷  
 我涕滂涕滂悲而法也謂公之不少雷于世使潮人終  
 被公之賜我其悲法矣尚度幾其神一來此廟終  
 也翩狀被髮下大荒文公詩翩狀下大荒被髮騎麒麟  
 公平時有此語矣今願公翩狀被髮騎麒麟

趙礪州一  
本任江子  
順三菴文  
選作熊緒  
州

黃東發曰  
韓文公廟  
碑非東坡  
不能為此  
非韓文公  
不足以當  
此千古奇  
觀也

李本寧云  
此碑自始  
至末一  
懈急佳言  
格論層見  
疊出如太  
牢之悅口  
夜明之奪  
目蘇文古

今所推此  
尤其最得  
意者其關  
繫世道甚  
大入不當  
以文論矣  
鐘伯敬云  
大文字不  
可以平奇  
工拙間求  
也

髮下大蒸冥漠而來如公平時豪逸之氣象也坡公用此最善乃文公自己事文公在天之靈其來享也必矣

謝疊山評 後生熟讀此等文章下筆便有氣力有光彩

趙礪州評 公貶於潮而潮祀公為神蓋公之生也參天地關盛衰故公歿也是氣猶浩賦獨存於是知公雖齟齬于人而能與天貫通也

洪容齋評

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持正李漢皆稱頌韓公之文各極其摯劉之語云高山無窮秦華削成人文無窮夫子挺生鸞鳳一鳴蜩蟻革音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位昂瞻我所在餘三十年聲名塞天習之云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弱剗剗不讓撥去其華得其本根包劉越羸越武同殷六經之文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于文皇甫云先生之作無圓無方主是歸公扶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距邪舛異以扶孔子存皇之極茹古涵今無有端涯鯨鯨春麗驚耀天下粟密竊恥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姬氏以來一人而已漢以語云詭狀而蛟龍翔蔚

八神出天  
一本作鬼  
入神出

狀而虎鳳躍解狀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變萬化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是四人者所謂推高文公可謂盡矣及東坡之碑一出而後眾說盡廢騎龍白雲之詩踏厲發越直到雅頌所謂若捕龍蛇搏虎豹者不可得而束縛大哉言乎

朱晦翁評

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不能得一起頭起行百十遭忽得兩句云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下面只如此掃去但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讀東坡此等文有才性人便須收取入規矩不狀則蕩將去

茅鹿門評

予覽此文不是昌黎本色其前后議論多漫狀狀獲長公平生氣格獨存故錄之

上范司諫書

歐陽公

范仲淹字希文仁宗朝為右司諫○林西仲曰此書上半寫諫官責任極重下半寫建言不可待時狀其中步步卸接卻是一滾說話韓論之雄此書之婉可稱雙絕至引陽城辨駁俗客形主不得不極力刻責

其實陽城作用乃古第一諫官余曾作論且摘其畧入韓文評語矣讀者勿執韓歐之說而輕訾之也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

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事匆卒

未能也起不自小說起抑揚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

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係焉

林西仲曰原不以下官尊身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

郡縣吏非無賢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主事關鎖處朕縣越其封郡逾

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林西仲曰郡縣吏止責止此吏部

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西林

仲曰九卿百執事之責止此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

勿卒一本

能勿卒俱

非當能勿

為正說文

忽遠者稱

為勿勿東

觀辭論今

俗勿中加

點作勿為

忽遠字彌

失真矣○

文抄信卒

辛

進奏吏自

歐公有事

進天子之

吏也

吏部掌武

封功課

兵部掌武

衛官軍選

授前練鎮

又曰以諫官比宰相

此一段最是筋骨節目處且警策

呂東萊曰總上一段故以言行道亦行結轉諫官身上去

到此放輕宰相獨歸重諫官此一段意筆最高他

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

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

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朕宰相曰不

朕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

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鋪敘於殿陛之前與

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

行道亦行也再說前意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

宰相諫官係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朕宰相九卿而下

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

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

成厥牧輿

鴻臚周官

大行人也

千寶曰亦

周禮象胥

之職也漢

書秦為典

客掌諸侯

四方歸義

蠻夷漢改

曰大鴻臚

應劭曰鴻

臚傳之

也傳聲贊

道也劉熙

曰鴻大也

臚陳也徵

大以訓教

陳賓客也

光祿漢書

秦即令掌

官殿掖門

漢名光

祀數續事

此一段意

筆最高他

筆最高他



始云秦掌  
官殿掖門  
戶郊祀王  
諸郎將枉  
殿中侍衛  
北齊兼掌  
膳膳全掌  
諸般膳不  
掌官殿

人說必推  
重宰相今  
言不如極  
妙  
以上提諫  
官之重以  
下特議諫  
官之可懼

此設士大  
夫屬望之  
語以諷其  
諫  
承上接下  
妙  
此段說破  
骨髓精神

民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亦  
重邪非材且賢不能也林西仲曰林有能者賢近執事始  
被召於陳州洛之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  
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林西仲曰以及命下果朕則又相  
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天子陛下直辭  
正色面諍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林西仲曰以拜命以  
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  
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林西仲  
二字是下答韓退之作諍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  
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朕退之不識其意而妄

唐貞元十  
一年為相  
裴延齡貶  
陸贄為忠  
州別駕城  
上疏論延  
齡奸佞贄  
無罪上大  
怒城曰朕  
以延齡為  
相當取白  
麻城之因  
慟哭於廷  
麻寫詔教  
紙也後漢  
書蔡倫為  
中常侍尚  
方今有才  
思自古書  
契多編以  
竹簡其用  
緜帛者亦  
謂之紙錄

此破其有  
待之意欲  
說下事先  
太此句  
論陽城事  
最切  
不惟說倒  
陽城且有  
助於退之  
此一句實  
說收前二  
小節  
茅坤曰雄  
辯  
呂東萊曰  
警策  
不傷時有  
含蓄

譏脩獨以為不朕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  
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纒兩  
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  
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  
年邪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邪謂宜朝  
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  
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  
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  
一二歲甚者半歲而一遷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  
子躬親庶政代理清明雖為無事朕自千里詔執事而拜

貴而簡重  
於不復於  
人倫乃用  
推唐名麻  
紙唐太宗  
詔用麻紙  
寫詔救高  
宗以白紙  
多重蛙尚  
書省頒下  
州縣法用  
黃紙謂之  
黃麻

邵竇曰此  
一段言雖  
非德宗之  
多事亦當  
言也  
自此以下  
皆餘意翻  
得盡

一篇意思  
只以四句  
收拾所謂  
一言有萬  
鈞之力

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今未聞有所言說使

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林西仲曰

氣讀○已上承陽城一段來點出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

不乘時建言自塞其職以答君恩

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殷

言或曰佞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

言也可不惜哉此一段合人情范公見之必感動○林西仲曰已上把世情歎惜一番不直責范公

全用冷刺法且隱隱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

繳上文奇妙至此

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

則幸甚幸甚林西仲曰已上勉其建言收拾全篇有力

謝疊山評歐陽公文章為一代宗師狀藏鋒斂鐔韜光沈馨不如韓文公之奇奇怪怪可喜可愕學韓不

成亦不庸腐學歐不成必無精采獨士范司諫

書朋黨論春秋論縱囚論氣健光燄長少年熟

讀可以發才氣可以生議論

朱晦菴評歐公上司諫書其中卻自美麗有好處有不可及處卻不是闕冗無意思蘓老泉上歐公書云

執事之文紆徐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

所閒斷氣盡語極亟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

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狀自為一家之文也

處厚評永叔文其原實出于韓但得法後更自加變態古人之文有專學一家者有參取諸家者有自

出己意者永叔雖學韓柳而博采古今更自拔

出機杼故能曲盡其妙成就一家之作今後來

人無復措手也

呂東萊評永叔此書大率平正有眼目筋骨前後貫穿錯綜抑揚處筆意最高須看他妙處

茅鹿門評疊山云當與韓文公爭臣論並觀以予評之較勝於爭臣論

處厚不知何人鶴林玉露有金州士人滕處厚貽書魏鶴山又萬姓統譜有滕處厚字景重清相縣人此書缺姓而一本作韋

三者指孟  
子韓子歐  
子

處厚當是  
明人或作  
吳處厚亦  
宋人也未  
詳孰是姑  
記備後考

五言車軍

卷四

五言車軍

邵二泉評

歐公嘗言作文之體初欲奔馳久當搏節使簡重嚴正或時放肆以自舒勿為一體則盡善矣觀正范司諫書是何等嚴正何等放舒初學讀之下筆自快暢達無艱難閉塞之病

增纂評註文章軌範正編卷之四終



